

沫若文集

沫若文集

七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沫 若 文 集

第 七 卷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 2 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808 字數 262,000 開本 850×1168 耗 1/10 印 418¹¹/₁₆ 插頁 2

195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10500 册

定價(6) 2.30 元



1923 年与成仿吾(左)、郁达夫(右)合影

DA 074/02

学 生 时 代

沫若自传·第二卷

序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所写的《我的童年》的《后话》里面有着这样的话：“自己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

《反正前后》是写出了。“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便是在日本留学的时代。那可以分为大学以前和大学以后。大学以后的生活有一部分是保留在《创造十年》里面了，只有大学以前的那一段，特别是在欧战期中的那一段，是脱了节的。我在这姑且把《学生时代》一文拿来补缺，使它成为《反正前后》和《创造十年》之间的桥梁。

《创造十年》及其《续篇》都没有把创造社的历史写完，所缺的就是北伐以后后期创造社的那一部分。那与其让我来写，宁是让仿吾、初黎、乃超来写，更要适当一些。

郭沫若 1947年5月8日稿

第七卷說明

本卷收入《沫若自傳》第二卷——《學生時代》。其中《創造十年》、《創造十年續編》曾刊印過單行本。

《我的學生時代》是 1942 年的作品，原名《學生時代》。

《創造十年》是 1932 年的作品，初版於 1932 年。

《創造十年續篇》是 1937 年的作品，初版於 1938 年。

《今津紀游》是 1922 年的作品。

《山中雜記》、《路畔的薔薇》是 1925 年的作品。

《水平綫下》初版於 1928 年。

《今津紀游》、《山中雜記》、《路畔的薔薇》及《水平綫下》中《百合與番茄》一篇，現系根據 1954 年《抱箭集》新版版本編入的，其中除已收入第五卷各篇外，余均屬自傳性的散文，故并編入本卷。未收入《抱箭集》的《到宜興去》與《尚儒村》兩篇，是根據《水平綫下》初版本編入的。

《集外》五篇：《夢與現實》、《寄生樹與細草》、《味爽》都是 1923 年至 1924 年的作品，曾收入 1928 年出版的《沫若創作集》；《孤山的梅花》寫於 1925 年；《杜鵑》寫於 1936 年。

本卷作品全部經過作者修訂。

1961.02

第七卷目录

学生时代 (沫若自传·第二卷)

序	1
我的学生时代	1
創造十年	15
創造十年續篇	169
今津紀游	275
山中杂記	
菩提树下	294
芭蕉花	299
铁盔	303
鷄雛	305
卖書	311
路畔的薔薇	
路畔的薔薇	316
夕暮	317
水墨画	318
山茶花	319

墓320

白髮321

水平綫下

到宜兴去324

尙儒村383

百合与番茄389

原版序引403

集外

梦与现实406

寄生树与細草409

味爽410

孤山的梅花414

杜鵑427

我的学生时代

自呱呱墜地時起，便要从母亲學習言語和一切知識，人生的開始應該就是學生時代的開始。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師，她在我未發蒙以前就教我背誦了好些唐宋人的詩詞了。但我的發蒙是在四歲半的時候。家里有一座家塾，面對着峨嵋山的第二峰，先生命名之為“綏山山館”，先生姓沈字煥章，是隰為縣的一位廩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來教書了。家塾里除掉偶爾收納一兩位親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人數在十人上下。但這點小人數的家塾，拿程度來說，却是大、中、小學乃至幼稚園都有。

發蒙時讀的書是《三字經》，司空圖的《詩品》，《唐詩》，《千家詩》。把這些讀了之後便讀《詩經》、《書經》、《易經》、《周禮》、《春秋》和《古文觀止》。庚子過後，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漸漸起了革命，接着便讀過《東萊博議》、《史鑒節要》、《地球韻言》，和上海當時編印的一些新式教科書。先生又得到一部教會學堂用的《算數備旨》，根據着這書來教我們的算術。當時我們還寫不來阿剌伯數字的草書，因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書，而且算數不立程式，只是算草，

但那样，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开方学完了。

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改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派的朴学，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沈先生是不长于这项学问的，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是王任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华溪开馆。我的大哥橙塢先生曾经往那儿去就过学，因此又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入了家塾来，教我们抄《说文部首》，读段玉裁的《群经音韵谱》，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只觉得是痛苦。

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后来就改做经义论说，算还没有学做过八股。数学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数备旨》里面的每一道问题都不曾忽略过。点读《御批通鉴》也是日课之一，而且还要抄御批，这项也是一桩刑罚，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最感觉头痛。

是乙巳年（一九〇五）罢，科举废了，各地兴设学校。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省里有武备学堂和东文学堂出现，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二哥进了武备。但我们的家塾并没有废，我们的学课程内容比蒙学堂的还要充实一些。我们只跟着蒙学堂的先生学过体操，同时在家塾的园子里也备了一些运动器械。接着嘉定城里有高等小学堂的设立，我考进了那个学堂，于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終了。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学堂设在北门外的草堂寺内，学生的年龄程度极不整齐，有三四十岁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

二三岁純潔無垢的新少年。課程也極其零亂，凡是新式的課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師都不能胜任。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經學習过的人尤其不能滿足。我是乡下人，年紀輕，因而常受城里的老學生們欺負。第一學期的成績最優，老學生們嫉妒，發生撕榜風潮，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們不能制止，反而屈服；因我在端午节曾請假數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總平均分數壓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風潮平息下去了。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個轉捩點，我開始接觸了人性的惡濁面。我恨之深深，我內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学堂里新的东西沒有受到什麼教益，但旧的东西如國文、講經、地方掌故之类，却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師平均先生的《今文尚書》講義是我最喜歡的一門功課。師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經書院出身的王任秋的門下。師先生的講義和我在家塾里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學》得到印証，因此特別感覺興奮。這種感覺在別的同学們的心里似乎並沒有。

嘉定是适宜於讀書的地方，環境很好，山水十分秀丽。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云山和烏尤山去游覽，遠望磅礴連綿的峨眉山，近接波濤汹涌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氣中令人有追步蘇東坡之感。在凌云山上有蘇東坡的讀書樓，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題字，也還有好些遺迹，如洗硯池，載酒時游處之类。凌云山的岩壁上，正當着旧大渡河口，与峨眉山正對着，鑿了一尊

大佛。这是很有名的，是唐代海通和尚所鑿。在那大佛脚下河水匯为一个深潭，地方上的人說“是和海相通的”，虽然是荒謬的俗传，适足以表現其处之深。在那深处产一种魚名叫“墨魚”，全身黑色，这是因为水太深，罕与太陽光接近而致，但俗传是吃了东坡先生的墨水。这些都覺得富有詩意，而墨魚也确是可口。

在这高小时代，我讀到《西廂》、《花月痕》、《西湖佳話》之类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便頗以風流自命，大做其詩。在学的后半期成为了最受鬧事的一个代表。第二年在端午节前后，我曾經被斥退过一次，但不久又把我的学籍恢复了。原因是学校的处置遭受了学界上一部分人的反对。

嘉定中学開設了，高小学生中成績好和年齡大的便升入中学，我的高小学程于是一年半便告結束。新開設的中学，更是一場糊塗，笑話百出。講地理的人說朝鮮在中国的南方，講博物的人把烏賊的嘴当成肛門，甚至連講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講为“盼望你們諸君”。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則学校的課本来教我們，几个拼音就教了我們半年。在这兒不是讀書，簡直是养老。我在这时候只想离开故乡，近則想跑成都，远則想跑北京、上海，更远則想跑日本或美国，但家里不肯讓我們跑远，自己也找不到那样远走高飞的机会。因而有一个时期便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

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經学。黃經华先生講的

《春秋》，是維系着我的兴趣的唯一的功課。黃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他也很喜欢我，在課外还借了好些書給我看。有一次我吃醉了酒，罵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监學，这人並沒有多么大的本領，只是愛弄詭辯，异常的专制，我特別恨他。我醉了，罵了他，他一定要斥退我，还是黃先生力爭，又把我保全了下来。后来这位监學就在那年暑假，患白喉症死了。但我在下学期又因为別的事情依然遭了学校的斥退。

* * *

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后，第二年的春初晋省，插入当时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設中学丙班。这是庚戌年（一九一〇）的事。学校的課程虽然好得一点，但也好得有限。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因为教者本身都还不十分精通，怎么也引不起兴趣。——不仅引不起，反而养成了我不喜欢这些課程的傾向。

在成都的一段学生生活中，根本沒有学习到什么。张升楷先生的历史講义比較感觉兴趣，但他不善講授，詳时詳到無以复加，略时略到只举帝王的年号。他畢竟不曾征服史料，而是为史料所征服了的人。

沒有东西可学，只是讀些課外的东西。林紓譯的小說，梁任公的論說文字，接触得比較多。章太炎的学术著作当时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我自己是喜欢讀《庄子》的人，曾經看过章太炎著的《齐物論釋》，他用佛学来解《庄子》，覺得比《庄子》的原文还要莫名其妙。

游山玩水、吃酒賦詩的名士習氣愈來愈深。東門外的望江樓、薛濤井，南門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游之地。連學校在停課試驗期中，都把課本丟在一邊，和一些興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內撞詩鐘，和韻，聯句，講小說。

因是省會的關係，學生的政治運動便比較活躍。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但不知怎的，總每被選為學生的代表。頭一年的年底便參加了立憲請願的風潮，當時是趙爾巽做四川總督，學生請求他代奏，要清廷提早立憲，鬧到全省罷課的地步。起初學校當局大抵都是縱容的，但到後來趙爾巽下出嚴烈的命令，要學生復課，不然就要嚴辦。分中的校長自然也就奉命唯謹。但要學生上課，却誰也不肯上課。他却想到了一個妙法，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課以為表率，我沒有遵從他的命令，就在當天便離開了學校。學校說是要斥退我，但因種種原因，依然沒有斥退。到第二年還讓我補受了學年試驗。

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參加了有名的反對鐵道國有的風潮。這是開始於保路同志會，繼而成為保路同志軍，結果和辛亥革命的大運動合流，而推翻了清朝二百六十年的統治。這在當時的學生界中也惹起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革，有好些學生便借這個機會離開了正規學校，而轉入了軍界或政界。特別是法政學校的設立風行一時，在成都一個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學校出現。大家都想做官，幾個月速成畢業之後便有考法官的資格，於是祖孫

父子同学的佳話四处都是。因此也惹起了一种反抗，稍微严肃一点的学生，大家都討厭学法政。我自己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但就留在正規的学校里罢，依然沒有可学的东西。而且在那鼎革的时期，学校多是奉行故事，有好些稍諧人意的教員也都轉入了政界，剩給学生的便是焦躁、無聊、空虚。在当时有机会的人，便朝省外、国外跑，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陷着熬資格了。我自己在当时真是苦悶到了絕頂，要考省外的学校或留学罢，起碼要中学畢業資格，然而中学还没有畢業。因此便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在这样苦悶状态中，被逼着愈朝吃酒賦詩、游山玩水的道路上走。幸好这时期还不算很久，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学合并，再熬了一年，算把中学畢了業。第二年又进了高等学校，熬了一学期，便考上天津軍医学校。我便得到了离开四川、也离开了那种煩悶生活的机会。

天津的軍医学校是国立的官費学校，民二的夏間在全国各省招生，四川省被摊派六名，我被录取了。暑間离开成都首途，但到了重庆，便遇着二次革命爆發，又折回成都。等那次的革命平息之后，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發，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罢，記得經過黄河大桥时，已經在飞着雪了。

自己当时，事实上并没有存心学医，应考軍医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离开当时的苦悶。到了天津之后，虽然經過复試，仍被录取，但却沒有心腸入校，我便独自